联 合 国 A/HRC/35/39

大 会

Distr.: General
24 July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2017 年 6 月 6 日至 23 日
议程项目 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秘书处谨向人权理事会转交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根据理事会第 32/24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在该决议中，理事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她采取后续行动，执行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 2016 年 5 月 9 日报告所载建议(见 A/HRC/32/47)。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介绍了她的活动，指出相关区域发展动态，包括逃离自己国家的厄立特里亚人的状况和厄立特里亚与国际社会的接触。

特别报告员指出，厄立特里亚政府没有努力解决调查委员会所强调的人权问题，也没有表现出处理过去和目前违法行为有罪不罚问题的意愿。

最后，特别报告员列出制止不断发生侵犯人权行为和有罪不罚现象以及追究国际犯罪份子责任需要采取的步骤。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动态。

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目录

章次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活动	3
三.	区域动态	4
四.	最新人权状况	5
五.	厄立特里亚难民	8
六.	厄立特里亚就人权问题与外部行为者的接触	11
	A. 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审查	11
	B. 国际社会的援助	12
	C. 缺乏进展	13
七.	厄立特里亚的人权：下一步行动	13
	A. 改善人权状况	13
	B. 追究以往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14
八.	结论和建议	17
	A. 结论	17
	B. 建议	17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2/24 号决议提交的，理事会在这一决议中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并请任务负责人采取后续行动，执行调查委员会 2016 年 5 月 9 日报告中关于厄立特里亚人权问题的建议(见 A/HRC/32/47)。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介绍了任期延长以来的活动，指出有关区域发展动态，并讨论了政府与人权机制的接触。她随后根据本报告所述期间提请她注意的资料，概述了该国目前人权状况，包括逃离本国的厄立特里亚人的情况和厄立特里亚同国际社会的接触。最后，特别报告员提出了改善人权状况的愿景，列出制止持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和有罪不罚现象以及追究国际犯罪份子责任需要采取的步骤。

二. 活动

2. 自 2016 年 6 月任期延长以来，特别报告员在瑞士(2016 年 9 月)、比利时(2016 年 9 月)和埃塞俄比亚(2016 年 11 月)举行了磋商。2017 年 3 月，她访问了瑞典、德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荷兰和法国。2017 年 5 月访问了挪威。

3. 她在讨论中重点阐述后续落实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问题。特别报告员与会员国代表、联合国机构、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检察官、调查人员和司法部代表以及人权维护者、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和厄立特里亚人代表探讨了如何推进调查委员会工作。会上讨论了厄立特里亚当前的人权状况、区域和双边合作，以及追究危害人类罪犯罪人责任的各种选项。

4. 2017 年 3 月，特别报告员简要地向追究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以及战争罪责任者欧洲联络点网络通报了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她特别解释说，有理由相信在厄立特里亚已经并持续犯下危害人类罪。

5. 特别报告员 2016 年 11 月出席了非洲联盟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主办的两次人权会议，即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法院成立十周年专题讨论会以及第五届民主、人权与治理年度高级别对话会。她还于 2017 年 5 月出席了在尼亚美举行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第六十届常会和在此之前举办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该届会议的论坛。在非政府组织论坛期间，特别报告员参加了威胁非洲和平与安全背景下的司法与人权问题专题小组讨论会，以及关于追究厄立特里亚境内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责任的边会，边会探讨了区域机制在这方面的作用。特别报告员借此机会向非洲委员会及其一些特别机制通报了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以及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

6. 同样在 2017 年 5 月，特别报告员还应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的邀请，参加了关于厄立特里亚境内人权状况的会议。她演讲后，专题小组探讨了在国际和国家一级问责的途径，作为更加努力打击有罪不罚行动的一部分。

7. 特别报告员出席了 2017 年奥斯陆自由论坛，参加了一个题为“永远不再发生：为什么我们无法制止危害人类罪”的专题小组讨论会。她在发言中谈到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描绘了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所述追究罪责的不同途径，并讨论了追究危害人类罪罪犯责任的各种备选办法。

8. 在本报告所述整个期间，特别报告员力求与厄立特里亚政府合作。她重申访问该国的请求，并一再寻求与该国政府代表在亚的斯亚贝巴、布鲁塞尔、日内瓦和纽约会晤。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作出这些努力，厄立特里亚政府连续五年拒绝与任务负责人合作。特别报告员仍然致力于与厄立特里亚进行合作，讨论她的和调查委员会的结论以及该国尊重、保护和履行其人权义务的途径。

三. 区域动态

9. 厄立特里亚与其接壤邻国因边界问题关系紧张，其中一些问题持续至今，造成政府称之为“不战不和”的局面，从而国家有理由高度军事化。此外，“不战不和”的局面也影响到厄立特里亚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以及怎样处理内部事务，对厄立特里亚人享有人权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持续不执行 2002 年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的划界决定──将巴德梅(Badme)村划给厄立特里亚，尤其令人关切。[1] 特别报告员重申，埃塞俄比亚持续占领巴德梅村违反国际法，她支持呼吁全面执行该项决定的条款规定(见 A/HRC/32/47，第 134 (b)段)。[2] 然而，未能执行边界委员会的决定不能成为厄立特里亚军事/国民兵役方案开放式和随意征募的理由，非法占领该村庄也不能成为侵犯人权和危害人类罪的理由，对此特别报告员和调查委员会已经记录在案。

10. 2009 年，安全理事会对厄立特里亚实施武器禁运，主要是对该国涉嫌支持索马里青年党做出回应。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小组最近的报告指出，没有发现确凿证据证明厄立特里亚支持青年党。报告还讲述了阿拉伯联盟使用厄立特里亚土地、领空和领水支持在也门的反胡塞军事行动，并在阿萨布国际机场建立永久军事基地和与此毗邻的一个新的永久海港(见 S/2016/920)。安全理事会在 2016 年 11 月注意到关于指摘厄立特里亚支持青年党缺乏证据的定论，但对厄立特里亚支持其他区域武装团体以及不与安全理事会合作表示担忧。安理会延长了对厄立特里亚的武器禁运(见第 2317 (2016)号决议)。

11. 据报道，2016 年 10 月，一架武装直升机袭击了一艘沿靠近埃迪和巴拉－阿萨利的厄立特里亚海岸航行的载有厄立特里亚阿法尔渔民的小船，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七人受伤。

12. 2017 年 2 月，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74 (2009)号决议设立的专门小组指责厄立特里亚违反武器禁运，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购买军事通讯物资(见 S/2017/150，第 72 段)。2017 年 3 月 21 日，美利坚合众国根据《伊朗、北朝鲜和叙利亚不扩散条例》对厄立特里亚海军及其所有后续部队、分支机构或附属机

[1]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报告》第二十五卷，第 83-195 页。

[2] 还见 2017 年 4 月 13 日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声明，可查阅 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7/04/13-declaration-hr-eritrea-ethiopis-boundary-commission。

构实施制裁，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让或获取多边控制清单所列物资、服务或技术。[3]

13. 2016 年 10 月，加拿大一家法院裁定，几名厄立特里亚人对加拿大一家矿业公司“Nevsun 资源有限公司”的诉讼可以在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审理，这些人称自己被迫在比沙矿山工作。不过，法院裁定，该案件不能作为集体诉讼继续进行，因此六名工人需要各自单独提起诉讼。[4] 原告和 Nevsun 公司都对这项裁决提起上诉。

四. 最新人权状况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资料表明，根据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厄立特里亚兵役/国民服役方案继续其任意、延长和非自愿性质的征募活动，等于奴役。

15. 一些对话者强调，强迫征募参加兵役/国民服役仍在继续。

16. 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称，该国政府增加了支付给招募的国民兵役的津贴。尽管这是一个积极和极为需要的进展，但并不足以应对兵役/国民服役方案等于奴役服务的其他因素。无论如何，对该国政府是否的确增加了发放的津贴存在严重怀疑，因为它又规定对税收、后勤和建筑等目的进行扣减。特别报告员无法核实有关资料，但强烈敦促该国政府加强处理行政事项的透明度，尤其是那些对大多数人口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1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一名耶和华见证会信徒 Tsehaye Tesfamariam 在拘留中死亡的报告，他自 2009 年 1 月被关在 Me’eter 难民营，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死于 Asmara。[5] 她回顾调查委员会关于虐待厄立特里亚宗教少数群体包括耶和华见证人的结论。

18. 在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不断收到新的任意逮捕和拘留案件的报告。逮捕的原因似乎是调查委员会先前提到的情况，即：试图逃避兵役或试图协助家人逃避兵役的人；试图离开该国；信奉未经批准的宗教；冒犯高级政府官员或该国唯一政党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官员。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任何正式来文，说明政府已经释放被任意拘留的囚犯，或者已经提供信息说明遭受强迫失踪的知名度较高人士的下落。

19. 2014 年 6 月，特别报告员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人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水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就厄立特里亚驻尼日利亚前大使穆罕默德·阿里·奥马罗(Mohamed Ali Omaro)的问题联合致函厄立特里

[3] 见国务院 2017 年 3 月 30 日的通知，可查阅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7/03/30/2017-06225/imposition-of-nonproliferation-measures-against-foreign-persons-including-a-ban-on-us-government。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最高法院，“Araya 诉 Nevsun 资源有限公司案”。

[5] 见 https://www.jw.org/en/news/legal/by-region/eritrea/eritrean-witness-dies-20170130/。

亚政府。这些任务负责人指出，据报 2014 年 4 月奥马罗先生在阿斯马拉被逮捕，据称是未经指控或审判，即被单独监禁。他们对奥马罗先生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切，据称他被长期单独监禁，他们还对奥马罗先生可能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形式表示关切。

20.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两年多过去了，该国政府仍然没有对这些指控做出回应。其他来源的资料显示，奥马罗先生被拘留在阿斯马拉(Asmara)的卡尔勒(Karshele)，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特别报告员非常关切他的健康状况，他敦促该国政府提供有关奥马罗先生状况的信息。说他因“国家安全”而被逮捕是站不住脚的，没有充分理由将他单独监禁，也没有在独立法院对他提出指控。

21. 看来，仍然有人因其宗教信仰被任意逮捕和拘留。据报道，2016 年 8 月，东正教大主教阿布·安东尼奥(Abune Antonios)拒绝因呼吁释放三名被监禁的东正教牧师和没有驱逐教会成员向总统道歉，这一事件已经导致他被除职和单独监禁十多年。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在 2016 年 8 月军事警察在阿斯马拉附近的一次集会上袭击并逮捕了八名基督教徒；据报道，在麦克塞瓦(Mai Serwa)被羁押者中包括一名儿童。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消息来源，2017 年 5 月未登记注册的宗教派别[6] 成员受到围歼。几名基督徒在 Ghinda 的祷告会上被逮捕，在位于 Adi Quala 的家中被搜获。一名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因出席宗教仪式于 2016 年 4 月被逮捕，2016 年 10 月 5 日从监狱获释。[7]

22.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报告指称有人因涉嫌企图逃避兵役或协助他人即他们的子女逃避兵役而被逮捕。

23.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厄立特里亚文职和军事拘留中心的官员继续使用酷刑。在 2017 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无国界医生组织指出，其邻国的医生观察和治疗的厄立特里亚患者从伤口、疤痕和其他身心伤害迹象符合其受到酷刑的描述。[8]

24.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介绍，厄立特里亚主要收获季节从 2016 年 11 月初开始，预计 2017 年初结束。根据遥感分析，位于 Debub、Maekel、Gash Barka 和 Anseba 的主要农业地区的生产前景良好，2016 年降雨及时，降水型式特征高于平均水平，在大部分作物生长地区均匀分布。然而，据报道，北部沿海地区雨季早于预期，于 8 月底结束，主要影响到植被低于平均水平的牧场。尽管如此，通常在 12 月至 3 月之间的降雨将提前在 11 月开始，预计会为改善牧场条件和增加水资源利用带来一些缓解。[9]

[6] 厄立特里亚只承认四个教派：厄立特里亚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福音路德教会和逊尼派伊斯兰教。

[7] 见 https://www.jw.org/en/news/legal/by-region/eritrea/jehovahs-witnesses-in-prison/。

[8] 无国界医生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奔向欧洲：厄立特里亚人寻求安全之路”(2017)，第 11 页。

[9] 见 www.fao.org/giews/countrybrief/country.jsp？code ERI。

25. 尽管做出这一评估，粮农组织仍将厄立特里亚列入 37 个需要外部粮食援助国家的清单，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制约使人们更容易受到粮食不安全的影响。[10]

26. 年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对厄立特里亚 2015 年以来所经历的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干旱的影响十分关切。[11] 它指出，这些情况进一步损害了家庭粮食和生计安全，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造成在国内六个地区中的三个地区爆发霍乱。[12] 儿童基金会指出，2016 年的数据显示，营养不良比率在六个地区中的四个地区比过去几年有所增加，预计会有 22,700 名 5 岁以下的儿童在 2017 年会受严重急性营养不良的影响；国家数据还显示，厄立特里亚有一半儿童发育迟缓。[13]

27. 有人说，厄立特里亚政府试图掩盖该国人道主义困境的真实程度。事实上，关于厄立特里亚人民的具体人道主义需求的信息很少。监测粮食不安全指标和提供分析和预警的大部分组织并不提供有关厄立特里亚的信息。[14] 特别报告员对数据缺乏表示关切，并强调提供人道主义行动支援的重要性。

28. 一些对话者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在访问厄立特里亚期间看到经济生活活跃、市场繁荣，商店储存丰富，而散居在国外的厄立特里亚人说，他们家乡的亲人在挣扎，以满足其基本需求。虽然有粮食，但许多家庭难以负担适足基本生活用品，特别是在阿斯马拉，要设法应对严重用水短缺问题。儿童基金会最近的报告证实了这一评估(见上文第 26 段)。据报道，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受干旱影响的地区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根据政府 2015 年底提出的货币兑换计划，购买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的能力还受到限制提取现金的影响。

29. 据报道，自 2016 年 10 月以来，网吧客户必须在使用互联网之前注册登记，以便能够追踪其浏览历史。如果得到证实，这项新规定将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此外，频繁的断电和连接非常缓慢也会干扰互联网的使用。

30. 特别报告员极为关切的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调查委员会所关切的问题。例如，有理由相信厄立特里亚政府官员过去 25 年来在厄立特里亚拘留所、军事训练营、全国其他地方广泛而有系统地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自 1991 年当局控制厄立特里亚以来，实行奴役、监禁、强迫失踪、酷刑、迫害、强奸、谋杀和其他不人道的行为，以便灌输恐惧，阻止厄立特里亚平民的反抗，并最终控制他们。

[10] 见 www.fao.org/giews/country-analysis/external-assistance/en/。

[11] 荷兰政府 2017 年 2 月也强调了主要由厄尔尼诺造成的旱灾对厄立特里亚的负面影响。见 https://www.government.nl/latest/news/2017/02/18/government-prevent-famine-in-the-horn-of-africa。

[12] 儿童基金会，“对儿童的人道主义行动：厄立特里亚”(2017 年)，可查阅 Https://www.unicef.org/appeals/files/2017_Eritrea_HAC(3).pdf。

[13] 见 https://www.unicef.org/appeals/eritrea.html。

[14] 例如，见饥荒预警系统网络(https://www.fews.net/)。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数据，由于没有基本指标，无法计算厄立特里亚 2016 年全球饥饿指数得分(www.ifpri.org/topic/global-hunger-index)。

五. 厄立特里亚难民

31.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2016 年，厄立特里亚难民是从地中海到达欧洲的第五大人群(21,253 人或占总数的 6%)，厄立特里亚是这五个输出国中唯一没有经历暴力冲突的国家。[15] 厄立特里亚人是抵达意大利的第二大群体。[16]

32. 国际移民组织注意到最近难民人数激增，自 2017 年初以来，有 4,500 多人越境进入埃塞俄比亚，[17]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报告指出，2017 年前三个月里厄立特里亚人通过海路抵达意大利的人数与前一年同一时期记录的人数相当。[18]

33. 厄立特里亚人虽然逃离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母国，但试图在第三国寻求庇护使他们仍然不断面临危及生命的情况。该地区以及欧洲各国采取将难民推回的行动，这些挑战日益严峻。像许多其他穿过利比亚的难民和移民一样，厄立特里亚人在移徙过程中也遭受侵犯人权和虐待行为。他们受到偷运者、贩运者和国家机构代表的任意拘留、酷刑、虐待、非法杀戮、性剥削、强迫劳动、勒索和一系列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有大量持续一致的关于强奸和其他性暴力的报道，表明妇女面临最大的暴力危险。[19] 媒体消息来源报道说，利比亚当局在 2017 年 4 月释放了被苏尔特(Sirte)境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俘获和奴役的 28 名厄立特里亚人。自从圣战组织于 2016 年 12 月失去对该市的控制以来他们一直被关押。[20] 这就是厄立特里亚人准备离开自己的国家要冒极端危险的例子。

34.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信息指出，该国长期冲突造成也门厄立特里亚阿法尔(Afar)难民处境危险，难民署曾警告跨越非洲前往也门十分危险，也门国内局势令人恐怖，危险不断增加，强调战争和不安全意味着那里的条件不利于庇护。[21] 这些例子表明，厄立特里亚人不得不继续面临重大风险逃离国内的人权状况。

---

[15] 难民署，“难民和移民：欧洲海上抵达者”，2016 年 12 月每月更新数据，可查阅 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etails/53447。前四位国家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富汗、尼日利亚和伊拉克。

[16] 见 www.unhcr.org/news/press/2017/2/58b458654/refugees-migrants-face-heightened-risks-trying-reach-europe-unhcr-report.html。

[17] 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移民组织为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难民提供运输，使其获得援助”(2017 年 3 月 14 日)。可查阅 www.iom.int/news/iom-provides-transport-access-aid-eritrean-refugees-ethiopia。

[18] 难民署，“意大利：难民署第 13 号最新情况”(2017 年 3 月)，可查阅 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ownload/56622。

[19] 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拘禁和非人道行为：利比亚境内侵犯移民人权行为的报告”(2016 年 12 月 13 日)，第 12 页，可查阅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LY/DetainedAndDehumaniseden.pdf。

[20] 路透社，“伊斯兰国俘虏的数十名厄立特里亚和尼日利亚囚犯在利比亚被释放”(2017 年 4 月 5 日)，可查阅 www.reuters.com/article/us-europe-migrants-libya-women-idUSKBN1772NS。

[21] 难民署，“难民署的活动宣传人们对也门海上过境危险的认识”(2017 年 2 月 7 日)，可查阅 www.unhcr.org/news/press/2017/2/5899ccae13/unhcr-campaign-spreads-awareness-dangers-yemen-sea-crossings.html。

3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欧洲联盟为应对大量移民涌入所作的努力，但感到关切的是，目前采取的处理方法似乎把重点主要放在外部边界保护和提高遣返率上。她强调，任何遏制厄立特里亚难民流动的努力，都不应该以解决该国目前侵犯人权的根本原因为代价，这是厄立特里亚强迫移徙的真正动因。

36. 特别报告员尤为担心的是，若干国家无人陪伴和无父母陪伴儿童独自到欧洲的人数明显增加。所有入境者中有 14% (25,846 名儿童)是无人陪伴和无父母陪伴的儿童，包括大量厄立特里亚儿童，[22] 比 2015 年到达的 12,360 名无人陪伴和无父母陪伴的儿童增加两倍以上。[23] 2013 年，作为其任务的早期预警职能的一部分，特别报告员向人权理事会通报了她在邻国难民营见到的儿童人数。她在 2016 年对这些儿童的易受伤害性，以及在难民营、途中和抵达时的特殊保护需要表示关切，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关切。儿童基金会在 2017 年 5 月也强调指出，越来越多的儿童独自跨越国际边界，以逃离暴力、冲突、灾难、贫穷和强迫征兵，他们面临巨大风险。[24]

37.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保护无人陪伴儿童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童工、被参与走私和/或贩卖人口者劫持以及拘留的体系始终存在差距，例如缺乏解决创伤后应激障碍所需的必要社会心理支助。根据她与厄立特里亚儿童和熟悉这类儿童情况者的讨论，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确认无人陪伴和无父母陪伴儿童为难民的程序不透明。有人指控，在某些国家，有关当局拖延作出决定直到儿童成年。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谨愿提醒《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注意，任何时候它们都有义务尊重儿童的最大利益，这项义务适用于一国领土内和受其管辖地区的所有儿童。[25] 因此，庇护程序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评估依据，并适当考虑到他或她的意见。此外，她还支持儿童基金会的呼吁，要求采取更快的程序，使儿童与家人能够在包括目的地国在内的国家团聚。[26]

38. 在整个欧洲联盟，大约有 93%的厄立特里亚寻求庇护者继续获得某种形式的保护。[27] 这符合不同国家提供的最近更新的原籍国指南，并支持特别报告员的评估，即厄立特里亚境内人权状况的主要方面没有改变。此外，欧洲庇护支助办公室在关于国民服役和从厄立特里亚非法离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违反厄立特里亚法律离开厄立特里亚者在返回时会受到法外处罚。[28] 但只要他们在返国前与厄立特里亚当局恢复正常关系，以前曾经逃避征兵、从军队开小差或非法离境

[22] 国际拯救儿童联盟，“年幼，看不见的，被奴役的：儿童受害者在意大利遭到贩运和剥削”(2016 年 11 月)，第 22 页 ff。

[23] 同上。

[24] 儿童基金会，“儿童只是儿童：保护儿童免遭暴力、虐待和剥削”(2017 年 5 月)，第 14 页，可查阅 Https://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UNICEF A child is a child5 月 2017EN.pdf。

[25] 见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远离原籍国无人陪伴和无父母陪伴的儿童待遇问题的第 6 (2005)号一般性意见，第 12-13 段。

[26] 儿童基金会，“儿童只是儿童”，第 8 页。

[27] 见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File:First_instance_decisions_in_the_EU- 28_by_outcome,_selected_citizenships,_2nd_quarter_2016.png。

[28] 欧洲庇护支助办公室，“原籍国信息报告：厄立特里亚—国民兵役和非法出境”(2016 年 11 月)，第 11 页。

但自愿返回的厄立特里亚人，目前没有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但欧洲庇护支助办公室强调指出，并非所有厄立特里亚人在返国前都能恢复其正常身份，尤其是被迫返回者。在 2017 年 1 月公布的称为“人民军”的厄立特里亚民兵方案信息中，瑞士移民问题国家秘书处与调查委员会一致指出，尚不了解该方案的法律依据。此外，逃避国民服役者受到当局的惩罚也不一致。在某些情况下，拒服兵役者没有任何不利后果；在其他情况里，这种拒绝行为会导致拘留、强制征兵或撤销食品券或营业执照。[29]

39. 一些政府决策者试图修改庇护政策，以使厄立特里亚人更难获得保护，但他们的努力并非总是成功的。例如，2016 年，联合王国高级特别法庭推翻了一项政府限制保护的裁决，认定在没有履行兵役/国民服役义务的情况下离开厄立特里亚的寻求庇护者可被视为逃避兵役，在遣返回国后会面临迫害。[30] 高级特别法庭广泛采用了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根据高级特别法庭的裁决，联合王国内政部颁布了一项新的国家政策。

40. 瑞士联邦行政法院评估厄立特里亚人返回母国的情况略有不同。2017 年初，法院在其第 D-7898/2015 号判决中裁定，瑞士将不再给予非法离开母国的厄立特里亚人难民身份，如果不存在其他因素。以前，非法离开厄立特里亚一直被认为足以在瑞士申请庇护，因为这样做即被厄立特里亚当局视为叛徒，他们返国时会被拘留很长时间。据法院称，现在不再持有先前的立场。法院在裁决中指出，在瑞士居住的一些厄立特里亚人，其中有些人是非法离开本国的，在获得难民身份后短期回到厄立特里亚探访时没有受到影响。法院裁定，只有申请人能够证实有其他因素导致厄立特里亚当局认为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才能给予难民身份。

41.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重申其先前的结论──也反映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即厄立特里亚当局认为，没有出境签证而离开厄立特里亚的人是“非法”离境。无法取得出境签证的人被视为逃避兵役或战场逃兵，以及类似于叛徒的政治对手。如果他们返国，可能被关押在不人道的条件下，最有可能被派遣或重新分配去从事军事训练和服务，仍然等于奴役和强迫劳动。另外，正如欧洲庇护支助办公室指出的那样，并非所有可能的返国者都能恢复与厄立特里亚当局的正常关系。正如调查委员会报告的那样，海外的厄立特里亚人要恢复正常身份，必须签署移民和公民服务申请表，才能请求领事服务。签署了这份表格，签字人即承认“后悔犯下没有履行国民兵役的罪”，和“随时准备在适当时候接受应有处罚”。这一程序使当局有机会随心所欲地任意处罚。

4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会见了若干人士，他们告诉她申请家庭团聚的人已被要求提供厄立特里亚驻外使馆的文件。看来，一些国家的主管机构在庇护申请程序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她回顾指出，调查委员会得到的信息是，只有在缴纳 2%的复原税后，厄立特里亚外交代表才提供这种文件。安全理事会认为，厄立特里亚政府使用非法手段收取税款，其第 2023 (2011)号决议决定厄立特里亚应停止使用敲诈勒索、暴力威胁、欺诈和其他非法手段从厄立特里亚境外国民或厄立特里亚血统的其他个人收取税款。

[29] 见 https://www.sem.admin.ch/dam/data/sem/internationales/herkunftslaender/afrika/eri/ERI-volksarmee-d.pdf (仅提供德文)。

[30] 见 www.eritreadaily.net/News2016/UKCOURT.pdf。

六. 厄立特里亚就人权问题与外部行为者的接触

A. 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的审查

43. 2016 年 11 月，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就第 428/12 号来文(Dawit Isaak 诉厄立特里亚)关于 2001 年 9 月 23 日厄立特里亚警察逮捕厄立特里亚－瑞典籍记者大卫·伊萨克(Dawit Isaak)案件作出决定。被捕后，伊萨克先生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未公开地点，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也未被提交给法官审理或允许他聘请律师。委员会在第 428/12 号来文中重申其第 275/03 号来文(第 19 条组织诉厄立特里亚)的决定，建议释放伊萨克先生和所有其他被任意拘留的人。委员会认为厄立特里亚是《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缔约国，却违反《宪章》若干条款的规定。因此，它要求厄立特里亚政府释放或迅速公正审判自 2001 年 9 月以来被拘留的 18 名记者，包括伊萨克先生。委员会还建议允许被拘留者立即与家人和法律代表见面，并建议厄立特里亚政府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向任意逮捕和强迫失踪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厄立特里亚未能落实其 2003 年发布的关于此案件的决定，因此，伊萨克先生被单独监禁了 13 年。[31]

44. 委员会要求厄立特里亚政府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2 条第 2 款在 180 天内向其报告第 428/12 号来文的执行情况，但该国政府没有这样做。

45. 2017 年 5 月，伊萨克先生被授予教科文组织/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以表彰他的勇气、抗争和致力于言论自由。评审团负责人指出，伊萨克先生是坚持在黑暗世界里发射光芒的人，他克服困难使社会信息流通顺畅。她指出，伊萨克先生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监禁几乎 16 年，她希望该奖项成为表达世人呼吁“立即释放大卫·伊萨克”的契机。

46. 2017 年 1 月，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专家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厄立特里亚执行《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情况报告的结论性建议。委员会注意到该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采取的措施，但对无法获得跟踪进展所需数据感到遗憾。委员会对儿童权利提出若干严重关切事项，指出，萨瓦军事训练营的儿童继续遭受等同于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体罚行为，特别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在内的某些宗教团体儿童无法享受宗教自由。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从事童工的儿童人数，国际劳工组织估计 2000 年有 183,000 人。关于强行征募儿童的报道，委员会呼吁厄立特里亚停止招募儿童加入军队和其他安全部队，确保违反严格禁令的人受到惩罚，避免使用教育系统作为全面服役之前进行军事训练的一种手段。委员会还注意到关于性骚扰和强奸的报告，特别是审讯期间发生在军事训练营和教育机构的事件。

47.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厄立特里亚政府继续拒绝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独立专家访问该国，因为这些机制可以在全面评估人权状况时考虑到包括受害者在内的所有行为者的观点。

[31] 在撰写本报告时，伊萨克先生已被监禁 15 年以上。

B. 国际社会的援助

48. 特别报告员重申，国际行为者努力加强与多年自我封闭的厄立特里亚的接触，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随着部署若干高级顾问，联合国阿斯马拉国家工作队的力量正在加强，他们将重点关注和平、发展、青年问题、移徙和执行普遍定期审议中提出的建议。通过第十一批欧洲开发基金，欧洲联盟也在支持厄立特里亚执行这些建议。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会员国在 2014 年提出的建议为几个关键领域的进展提供了框架。但她表示痛惜的是，厄立特里亚对这些建议采取了选择性做法，注意到该国政府主要同意与经济和社会权利有关的问题。她期望所提供的援助会促进该国政府全面落实各项建议。定于 2019 年年初举行的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三十二届会议期间将审议厄立特里亚的报告，届时将知道该国政府是否真正致力于解决记录在案的广泛、严重和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

49.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厄立特里亚政府继续允许国家和国际实体代表，包括欧洲各国移民部门的代表访问该国，其目的是让在庇护领域工作的决策者重新评估原籍国信息。但也注意到，这些访问者，无论是外国外交官还是驻阿斯马拉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没有获准访问发生大量违法行为的拘留所或军事训练中心。特别报告员没有资料显示在与厄立特里亚官员讨论期间，国际行为者是否要求访问或有能力监测这些地点。

50. 令人遗憾的是，该国政府继续拒绝民间社会组织进入厄立特里亚。在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会见了民间社会组织和负责监测和报告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的厄立特里亚人权维护者。他们证实，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具体而言是民间人权社会组织，在厄立特里亚仍然没有运作空间。特别报告员赞扬厄立特里亚人权维护者和非洲民间社会团体更多地参与在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之前举行的公民大陆会议，或在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委员会首脑会议之前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讨论会等会议和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表达自己的关切和共同思考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同时主张追究侵犯人权的责任。

51. 根据特别报告员得到的资料，厄立特里亚宗教事务办公室通知获授权的宗教派别的代表，其在海外的合作组织成员将不会获得访问厄立特里亚的签证。尽管芬兰教会援助机构能够与厄立特里亚教师培训机构和国家教育官员合作在厄立特里亚培训教师，但是其他几个国外基督教教会成员却被拒绝入境。

52. 特别报告员根据她与各对话者的讨论，深信厄立特里亚政府热衷于改善其外交关系，加强与包括发展机构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合作。然而，仍有待观察这种参与在人权领域将产生什么具体成果。

53. 在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请厄立特里亚政府分享信息，说明其解决国内严重人权状况采取了哪些具体步骤。特别报告员遗憾地通报人权理事会，该国政府没有做出回应。

54. 特别报告员在所有交流中都要求了解厄立特里亚最新人权状况，她特别有兴趣了解政府采取何种行动制止目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按照调查委员会的建议确保追究所犯罪行的责任。人们模糊地提及政府在普遍定期审议框架内编写的中期报告，但在撰写本报告时没有见到公开文件。没有任何对话者报告人权状况方面的总体进展，更不用说调查委员会在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提出的建议中确定的关键领域，例如国民服役/兵役、失踪、法外处决、强奸和性暴力。因此，特别报告员只能得出结论认为，厄立特里亚境内的人权状况没有显著改善。

C. 缺乏进展

55. 调查委员会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这些建议似乎都没有得到执行。正如特别报告员 2017 年 3 月向人权理事会口头报告最新进展时所强调的那样，她谨重申在最迫切的问题上显然缺乏进展。

56. 调查委员会呼吁厄立特里亚全面、毫不拖延地执行 1997 年《宪法》。伊萨亚斯·阿夫维基(Isaias Afwerki)总统 2014 年宣布将起草一部新宪法之后，特别报告员 2016 年获悉将为此目的设立一个委员会，但政府没有提供信息说明采取了什么实际步骤以透明、包容和参与方式启动这一进程。

57. 此外，政府似乎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促使其兵役/国民服役方案符合国际法，厄立特里亚人仍然要无限期地服国民服役。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新的任意逮捕和拘留案件的报告，而政府继续拒绝他人探访囚犯，拒绝提供失踪人员的资料，其中一些人已经失踪二十多年。此外，特别报告员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说明政府努力解决其他关键问题，包括在军队和拘留中心发生的酷刑和性虐待问题。

58.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调查委员会呼吁政府建立独立、公正和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机制，确保对过去和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和罪行──包括奴役和强迫劳动、监禁、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不人道行为、迫害、强奸和谋杀──追究责任，并向受害者提供适当补救，包括了解真相和获得赔偿的权利。特别报告员深感遗憾的是，厄立特里亚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执行这些建议，没有表现出愿意解决过去和目前犯罪者有罪不罚的意愿。

七. 厄立特里亚的人权：下一步行动

59. 从 2012 年起，人权理事会设立了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她花了两年时间明确其作用，投入大量时间并努力建设与厄立特里亚政府之间的桥梁。在初期阶段之后的时期，她努力确保调查委员会开始运作时其任务授权强劲有力和具有相关性。她现在打算将资源用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与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包括受害者、幸存者、家庭成员、人权捍卫者和律师等一起寻求正义，追究侵犯人权行为者的责任。

60. 鉴于调查委员会严肃的结论，特别报告员认为，一切如常的做法不能成为一种选项。厄立特里亚人一直并继续遭受严酷虐待，其中一些是危害人类罪，而政府继续否认和转移对严重人权状况的注意力。此外，她认为，除非政府履行其人权义务，否则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办法解决厄立特里亚难民外流问题。国际社会与厄立特里亚的接触需要坚定地遵循国际人权准则和标准，以结束持续不断的侵权行为和有罪不罚现象。

A. 改善人权状况

61. 特别报告员建议需要重点关注一些特定领域，以便协助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评估厄立特里亚境内人权状况的积极变化。如果厄立特里亚政府致力于重建人民的信任，就需要显示解决调查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查明的关键领域的意愿。政府需要表现出真诚的承诺和坚定的决心，采取下列具体步骤，在特别报告员和调查委员会向厄立特里亚政府提出建议的基础上，在若干领域取得进展。制定具体、有时限的基准来评估实质性变化也许有所助益。

62. 厄立特里亚政府应说明在以下方面采取的措施：

(a) 立即设立一个独立、公正、透明的司法制度，确保所有人享有诉诸司法的机会；

(b) 允许设立政党并在各级举行自由、公正和透明的民主选举；

(c) 允许人权维护者和独立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具体性别组织不受干扰地运作；

(d) 停止无限期服兵役/国民服役，根据 1995 年《国民服役公告》，将所有现役人员和未来应征者的服役期限限定为 18 个月；

(e) 立即停止酷刑和虐待、性暴力以及对服役人员的奴役；

(f) 停止使用服役人员、被拘留者、民兵和后备役从事强迫劳动；

(g) 杜绝没有法律依据的逮捕和拘留，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和任意拘留者；

(h) 提供所有被剥夺人身自由者命运和下落的信息；

(i) 立即提供所有战俘的信息，并尽快释放；

(j) 允许法律代表和家庭成员立即接触被羁押者；

(k) 允许对所有拘留场所的合法性和拘留条件进行独立监督；

(l) 立即允许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其他公认的组织等独立监督方无阻碍地进入所有官方和非官方拘留场所，对拘留的合法性以及被拘留者的待遇和监狱条件进行监督，允许它们定期和突击检查，并迅速执行其建议；

(m) 立即停止使用酷刑和其他虐待形式，建立适当的申诉机制，并确保对所有酷刑和虐待指控立即开展有效调查，以期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n) 制止基于宗教或种族的歧视；

(o) 禁止分派妇女和女童前往军官住宿区强迫从事家务劳动，对军队和拘留所的性侵害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

B. 追究以往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63. 调查委员会呼吁厄立特里亚政府建立独立、公正和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机制，确保对过去和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和罪行──包括奴役、监禁、强迫失踪、酷刑、其他不人道行为、迫害、强奸和谋杀──追究责任，并向受害者提供适当补救，包括了解真相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但委员会指出，在国内法律制度能够以公正和透明的方式对犯罪者进行审判之前，需要进行深入和实质性的体制和法律改革。

64. 由于厄立特里亚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法院的管辖权取决于安理会推介或厄立特里亚接受其管辖。因此，调查委员会建议安理会将厄立特里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特别报告员在 2016 年 10 月与大会的互动对话中向会员国通报了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即有理由相信自 1991 年以来厄立特

里亚官员犯有危害人类罪。特别报告员呼吁会员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并将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交由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处理。出于与厄立特里亚人权状况无关的原因，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处理不是迫在眉睫的选择。

65. 此外，调查委员会建议非洲联盟建立问责机制，在非洲联盟的领导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调查、起诉和审判有理由认为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个人。特别报告员参加非洲联盟主持下举行的各种人权论坛以及她对非洲联盟进行访问的主要目标就是对这一具体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已经完成必要的第一步：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转交非洲联盟有关人士和官员，其目的是使厄立特里亚境内的人权状况成为非洲联盟关注的紧迫问题，逐步确保在厄立特里亚建立解决国际罪行问责机制的想法获得足够支持。

66. 作为处理有罪不罚问题的第三个渠道，调查委员会建议会员国在任何指称罪犯在本国领土内出现时，即以危害人类罪对其行使管辖权，或按照国际义务将他或她引渡到另一国家。鉴于上述两个途径需要从长计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在这种违法行为等于危害人类罪时，有必要探讨替代途径，以确保追究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67. 可以在某些国家国内采用问责机制，为国际罪行受害者伸张正义。鉴于安全理事会向国际刑事法院转交案件所涉及的政治和现实挑战，这些机制可以提供更多紧急救助和为受害者寻求正义的现实选择。在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开始了新一轮会谈，旨在探讨普遍管辖权下的各种备选办案。

68. 普遍管辖权是指任何国家的司法系统能够审判在其领土之外的犯罪个人，而嫌疑犯或受害人国籍与该国无关，犯罪亦未损害该国国家利益。[32]

69. 许多国家通过了法律，允许国内法院行使普遍管辖权，包括对调查委员会所确定罪行的管辖权，无论受害人、犯罪人的国籍以及犯罪地点。根据 2012 年的一项研究，有 163 个国家根据国际法对一项或多项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无论是此种罪行还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普通罪行。[33] 将危害人类罪或酷刑罪列为本国法律中的罪行并对这种罪行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国家，可以对涉嫌犯有这种罪行的厄立特里亚人行使管辖权。这一诉讼程序将符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序言载列的原则，除其他外，特别忆及各国有义务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辖权。

70. 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普遍管辖权的重要性日益上升。2016 年，有 13 个国家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审理了 47 个案件，比上一年增加了 7 个，比 2014 年增加了 10 个。[34] 2016 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案例是塞内加尔特别法庭对前乍得独裁者侯赛因·哈布雷(Hissène Habré)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酷刑罪(包括强奸和性奴

[32] 见特别报告员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的关于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报告(A/CN.4/571，第 31 段)，还见大赦国际，“普遍管辖权：加强国际司法这一工具”(伦敦，2012 年)第 6 页。

[33] 同上，第 24 页。

[34] 审判国际、欧洲宪法权利和人权中心、国际人权联合会、国际巴尔塔萨尔·加宗(Baltasar Garzón)与补救基金会，“寻求正义之路#3：2017 年普遍管辖权年度审查”(日内瓦)。

役)进行的审判。受害者和民间社会组织联盟为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成功起诉创造了条件。这一案件令所有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感到鼓舞，因为它标志着他们能够推动打击有罪不罚的斗争，无论犯罪者职位多高，都尽力将他们绳之以法。[35]

71. 2012 年，非洲联盟根据司法部长和/或总检察长的建议，在执行理事会第二十一届例会上通过了关于国际罪行普遍管辖权的示范性国家法律。[36] 示范法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文书，旨在协助非洲联盟成员国制定或加强关于行使对国际罪行的普遍管辖权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国家法律。示范法的目的是打击示范法所列罪行包括危害人类罪的有罪不罚，提供国家之间的法律援助和合作，为受害者提供康复计划和赔偿。

72. 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追究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以及战争罪责任者联络点网络，无疑有助于提高普遍管辖的案件数量。位于荷兰海牙的该网络秘书处召集了检察官、调查人员、司法部和法律干事的代表，在其半年一次会议期间交流信息，几个观察员国也列席了会议，旨在促进国家权利机关在起诉国际罪行方面的合作。

73. 普遍管辖权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确保获得建立国际罪行问责制所需结构、能力和资源。鉴于调查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的经验，厄立特里亚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允许调查人员和检察官进入厄立特里亚收集证据或同意将嫌疑犯引渡到第三国。在类似情况下，民间社会组织帮助收集关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文件，这可能成为目前国内审判的证据，也可能成为今后国际调查的证据。然而，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国内调查中提出的问题是，民间社会行为者收集的文件能否作为证据。在采取任何举措之前，需要仔细考虑这些问题。特别报告员还回顾说，调查委员会在其任务结束时已将汇编的资料转交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涉及保密和保护关切时，可供问责使用。

74. 还有其他重大挑战，例如政府现任官员享有豁免权，涉嫌犯罪人鲜少离开厄立特里亚出境。此外，如果没有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所需的政治意愿，启动和寻求普遍管辖权案件的努力不可能成功。正如侯赛因·哈布雷案所示，民间社会行为者与幸存者、受害者和受害者组织密切合作，可以在创建和维持这种政治意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今后一年中，特别报告员计划着重提高人们对现有国内问责机制以及受害者在这类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

[35] 关于这一案件的详细情况，见里德·布罗迪(Reed Brody)，“受害者对独裁者提出诉讼：侯赛因·哈布雷(Hissène Habré)案”(赈济饥民会，柏林，2017 年)。

[36] 非洲联盟执行理事会第 708 (XXI)号决定，可查阅 www.un.org/en/ga/sixth/71/universaljurisdiction/african union e.pdf。也在非洲联盟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关系范围内讨论了普遍管辖权问题(见非洲联盟－欧洲联盟普遍管辖权原则问题特设专家组的报告，可查阅 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doc/srv?l=EN&f=ST%208672%202009%20REV%201)。

八.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75. 厄立特里亚政府一贯表现出不愿意履行其区域和国际人权文书所规定的义务和承诺。

76. 在兵役/国民服役方面，特点是无限期兵役时间和恶劣条件，二者都没有尊重应征入伍者的人权，有必要迫切进行改革。厄立特里亚的司法制度，包括专门负责审理复杂案件的特别法庭，没有能力起诉国际罪行犯罪者。依然没有根据法治建立强有力的机构来保障厄立特里亚人民的人权。政府不断否认军队中存在着性剥削和暴力，这是剥夺妇女权利的行为，必须停止。特别报告员认为，无视厄立特里亚幸存者和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追求司法正义和问责的呼吁将产生灾难性后果，使有罪不罚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

B. 建议

7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厄立特里亚政府忽略了她在前几次报告中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只考虑了其中两项建议，即建议批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和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技术援助。调查委员会的各项建议仍未得到重视。因此，特别报告员重申她自己的建议以及调查委员会的建议。

1. 厄立特里亚政府

78. 特别报告员建议厄立特里亚政府：

(a) 分享实质性资料，说明为立即制止特别报告员和调查委员会查明的危害人类罪和侵犯人权行为作出哪些具体努力；

(b)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和任意拘留的人，包括目前被监禁的 G-15 团体的 11 成员、记者和宗教团体成员；

(c) 立即允许独立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在没有限制或干涉的情况下自由运作；

(d) 立即调查兵役/国民服役和萨瓦军事训练营等次级机构内强奸和性暴力的指控，并立即起诉犯罪者；

(e) 在军队成立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专案组，以处理过去和不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

(f) 通过有关协议，进一步防止这类现象发生，同时向受害者提供帮助；

(g) 采取具体步骤，确保准备普遍定期审议范围内下一次厄立特里亚审议是一个真正参与进程，使整个进程充分反映厄立特里亚参与保护人权的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的不同声音。

2. 会员国和国际组织

79. 特别报告员建议会员国和国际组织：

(a) 确保严惩对厄立特里亚境内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人员，包括安全理事会根据调查委员会关于有理由相信犯下危害人类罪的结论将国内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

(b) 在被控嫌犯在任一会员国境内时，对危害人类罪行使管辖权，或依据其国际义务将该人引渡到第三国；

(c) 根据国际法规定的庇护原则，向寻求保护的厄立特里亚国民提供难民身份，特别是按照《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尊重不驱回原则，结束危及寻求庇护者生命的双边和其他安排；

(d) 在厄立特里亚的人权状况明显取得持续、切实进展之前，继续对该国进行密切关注，并确保将人权作为与该国所有接触的中心议题；

(e) 与厄立特里亚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组织密切合作，牢记调查委员会结论的同时确保人权仍然是与该国接触的核心议题。

3. 非洲联盟

80. 特别报告员重申，调查委员会建议在非洲联盟主持下建立一个适当的问责机制，追究在厄立特里亚境内犯下危害人类罪者的责任，以确保伸张司法正义和披露真相。

4. 民间社会组织

81. 特别报告员建议民间社会组织：

(a) 在区域和全球各级建立和支持危害人类罪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人权维护者和其合作伙伴的网络；

(b) 培养技能并寻求方法和手段来巩固在人权领域的监测、记录和报告能力，以打击有罪不罚和追求正义。